

乙一

江淮異人錄
離騷集傳

1

—

1

2

3

4

5

江淮異人錄

離騷集傳

離騷草木疏

御題唐闕史

農書

蠶書

耕織圖詩

江南餘載

五國故事

故宮遺錄

赤淮

平臺紀畧

雲仙雜記

龍威秘書乙集叙

叢書自漢魏而下津逮翼經說郛補史未免玉石雜糅此外羽陵蠹簡酉穴沉編自經

聖皇披揀集四庫之大成足以服張華而走成式矣是爲乙集

石門馬俊良曠山識



龍威秘書二集

第一冊目錄

江淮異人錄

宋

吳淑

離騷集傳

錢杲之

龍威秘書二集總目

四庫論錄 十三種

石門馬俊良輯 男珮志校字

浙江

分水高基叅訂

第一冊

江淮異人錄

宋吳淑

離騷集傳

錢杲之

第二冊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第三冊

御題唐闕史

唐參寥子

第四冊

農書

宋陳旉

蠶書

宋秦觀少游

耕織圖詩

闕名

第五冊

江南餘載

闕名

五國故事

闕名

故宮遺錄

蕭洵

第六冊

赤雅 上中下

明 鄺 露 湛若

第七冊

平臺紀畧

國朝 藍鼎元

第八冊

雲仙雜記

見馮 贄

江淮異人錄

丹陽 吳淑 纂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麤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

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

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
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
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
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
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翺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
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
當有所應翺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
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
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今入室侍疾亦

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旣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其

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旣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

以金陵爲州築城拋江東至朝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

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為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東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

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徃事之濤時徃詣方外至
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
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
奉者及師道至跪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
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
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
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
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
詔令不通宣州田頽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

破之後食盡拔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
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
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
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
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
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
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
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
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

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

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
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
五鶴沖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
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
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
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徃事之而不能得一
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

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傅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

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
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
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
已旦持一筐蕈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
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嚶之須臾蕈生及曉刈之後翁
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
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

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徃徃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

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闡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硃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

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鋌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鋌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

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

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展

潘展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展敬其老許之時大雪展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展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

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展驚益敬之及至岸謂展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展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後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展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展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展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旣至展乃出一

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
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
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
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
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
卷其閒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
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時人皆敬信之安仁義

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
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
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旣而圍急
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
中一刀以徃處士於刀邊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
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
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
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徃兄
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

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傅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
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觀之見翁
姬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姬
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
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沖淡樂道未嘗見

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典銓公鎬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
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
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其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
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
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
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
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
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
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

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
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
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
江所居之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
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
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
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
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
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

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
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
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
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
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
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
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

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
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成

伍刻作
府城

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
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匄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
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
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
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

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

移於元武湖

伍刻門

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

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

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

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

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

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

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
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
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
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
里少選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
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何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
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
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
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
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
至烈祖聞而名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
國而枉見名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名竟不行保大中嘗
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
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
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殮而徧

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爲易。』」

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

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床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竝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

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年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

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爲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

驚擾焉

案昌化二字疑誤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

伍刻標

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

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宐者唐末爲閩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畱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牕一日坐牕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

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絪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畱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

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糝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糝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豐陽守

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
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
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
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
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
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
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
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
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

橐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
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
宐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
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
曰尊師方在途恐畱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
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畱柏庭山中植果藥
踰二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
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
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

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旣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斫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徃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禡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

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
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
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
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
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
十八年洞源欲畱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
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
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旰譚伯璣偕
圓矚柏庭服短布衣烏繪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

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
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
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
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薜
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
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
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
期及竟不能送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
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

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
瞿柏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
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
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
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
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
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詭詭加
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
學陳景昕已五徒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

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
忘食遂命返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
昕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
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
問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
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此記乃簡輿親劄曩爲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右江淮異人錄一卷宋職方郎中潤州吳淑正儀撰
記南唐時道流俠客術士凡二十五人與直齋書錄
解題相符惟陳本作二卷耳淑在江南舉進士擢高
第尉丹陽以祕書郎直內史從後主歸朝仕宋其傳
耿先生甚詳獨不書寶華宮事與徐鉉受詔撰江南
錄不及後主之過用意略同君子深有取焉淑有文
集二十卷久佚不傳惟所撰事類賦士林雜誦至今
不輟是錄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尙未失真
近刻首列明皇游月宮事展卷卽知其僞矣喜得善

本特梓以存其舊云

乾隆丁未十月既望歛長塘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鮑廷博, 知不足齋, and 乾隆丁未）

離騷

宋本重雕

晉陵錢 杲之 集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

顓頊生老僮老僮之後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

楚至熊通子瑕受屈為客卿其後以屈為氏伯

庸蓋屈原之父字伯庸也苗穀苗裔謂後裔

猶自穀而苗也朕我也秦已後始為天子自稱

皇美辭禮祭其父

稱皇考屈居勿反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攝提歲名陬月名孟首時也爾雅歲名在

寅曰攝提格月名正月為陬庚寅日也原

自以寅歲寅月寅日而生若有禎祥然降下也

尚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揚雄法言云天降

生民陬

側雷反皇覽揆余于一無初度兮肇錫余以嘉

名皇美辭覽觀揆度也度猶態也初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曰猶謂也屈原名平字原名余平者謂其平正可法則也

字余原者謂如原野之靈而均一也禮子生三月父親名之將冠筮賓使字之其義皆有所取

象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紛盛貌重猶加

也脩長也能材能也重直龍反能協韻宜音耐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蓋古文能耐通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江離芷蘭皆香草扈未詳

舊說被也紉索也喻已有行能猶佩香草為人

所愛媚許叔重說文云江離薜蕪本草薜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

揉以薜蕪則以一物為二物矣芷白芷一名白芷楚人謂之薜辟猶幽也蘭多種可紉而佩則似今澤蘭辟匹亦反紉尼鄰反薜音縻揉而九

反菑昌
改反
汨余若將弗弗一作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

與汨水流疾貌朔數日年中數日歲與猶異朝

搴搴許叔重作攬阝之木蘭兮夕搵搵一作攬中一無洲之

宿莽搴拔取也阝山名也水中可居曰洲木蘭木名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香莽眾草也

宿莽眾草之既枯者言草木之變遠更春秋若朝夕然搴丘虔反攬音蹇仰取也阝頻支反莽

莫莫補反又莫黨反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淹水

不流惟草木之零零一作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零落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不一無撫壯而棄穢兮何

不改乎乎一作其此度也一無也字撫猶據也穢穢

棄其穢德今何久而乘乘一作策騏驥以馳馳一作騁不能改此態度乎

兮來吾道夫先路也良馬也君能馳騁速行已

當引道於先路來引道之辭馳與馳昔三后同後放此道音導夫音扶後放此

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三后三代之王雜申

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蘭茝申椒也淮南子云曰椒杜茝美人

之所懷服菌桂之薄卷者本草云菌桂薄卷若筒亦名筒桂厚硬味薄者名板桂蕙薰草即

今零陵香山海經云薰草麻葉方莖氣如薜蘿可以已癘陶宏景云即零陵香也陳藏器云薰

即蕙根茝白芷也喻賢才不同彼堯舜之耿介皆聚於朝菌其隕反茝昌改反

兮既遵道而得路耿光也介猶分別也堯舜之道耿然介然三王遵之亦既

得路耿與炯同何桀紂之猖猖一作昌披披一作被兮夫維

維一捷徑以窘步猖披行不正貌夫猶彼也捷

彼唯捷行邪路而自窘急惟夫一字黨人之偷樂

兮路幽昧以險隘黨人謂時小人相為朋黨者

幽昧險隘乃欲其君從之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皇亦君也言余不從黨人豈唯自憚殃咎誠恐君輿由邪道而敗忽奔走以先

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奔走疾趨也先後導從也

其君庶幾欲及三王之足迹武足跡也武足迹也導從

奏先悉薦反後胡豆反跟音根莖未詳舊說余之中中一作忠情兮反信讒而齋怒莖香草喻懷

王也炊疾曰齋齋怒盛氣而怒也荃音孫齋陟西反余固知謇謇之為患

兮一有忍而不能舍也一無也字謇謇忠直不

知忠直為身之患將舍忍不言又愛其君不能棄置謇音蹇指九天以為正

兮夫惟惟一作唯靈脩之故也一無也字一有曰黃

改路凡十二字九天中央及八方之天也靈神脩長也言已指天以正此心唯以吾君靈脩可

與有為之故初既與子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悔咎

也有他志也余既不難夫一無離別兮傷靈脩之

數化離別去其君也傷其君以靈脩○余既滋

滋陸氏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滋猶漑

許許叔重云田三十畝曰畹或曰曲明為畹畝
田百步也秦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蒨音裁畹於

阮畦留夷留夷一作藹與揭揭一作藹車兮雜杜衡

衡一作藹與芳芷畦田中為媚埒也留夷未詳揭車

云藹車味辛白花高數尺生彭城杜衡亦香草
爾雅杜土鹵郭璞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芳芷

芬芳之芷也皆喻已素養賢材畦于圭冀枝葉
反揭藹藹同丘傑反芻音乞又許訖反

之峻峻一作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萎草壞也言已斥棄萎

衆芳草敗於百草而蕪穢峻峻○衆皆競進而

而一作貪婪兮憑憑一作憑不馱馱一作馱乎求索索

貪也求得不已曰貪未得而固得之曰婪憑猶據也憑據貴勢而不厭求索於人婪盧含反

羌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羌猶乃也楚人語一

云歎聲怨已不責已也忽馳馳一作駝驚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忽將馳驚追逐衆人之所為而反之吾心則非所急驚音務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脩亦遠也恐遠名不立乃

已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餐一作滄秋菊之落

英飲蘭露餐菊英蓋處窮約自潔清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頤頷亦何傷姱盛美也治帛曰練練要猶治要也頤頷飢色也余心誠姱美

又治其要雖面目飢悴亦不足為傷擊擊一作擊害姱苦瓜反頤虎感反頷戶感反

根以結莖兮貫薜荔之落藥

孽與攬同木根未詳何物薜荔香草

也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非生石上貫穿連之也孽上閑反作擊者非薜蒲

計反荔矯茵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

胡繩未詳

何物桂可矯其皮使平直蕙與胡繩可紉索纏纏索繩條理之貌皆喻行能在此也索昔各反

繩所審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世一作時俗之所服

不審

阿世貌前脩前代脩飭之士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之遺則

周猶合也彭咸未詳何人王逸顏師古皆云殷人諫其君不聽投江而死則法

也遺法謂不去其君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民一作人生之

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審朝諛而夕替

姱盛

美也在馬口曰鞿絡馬頭曰羈諄與訊同告也

替猶廢也已雖好美脩潔又盛美而自羈束然

反羈居宜反諄訊同音遂又音信既替予以蕙

纒兮又申之以搵搵一作攬苴苴以己多美行如以蕙

為佩帶然又申重收攬亦余心之所喜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九死九死而一怨靈脩之浩蕩

兮終不察夫民民一作人心浩蕩縱放貌怨王以靈

不能察衆女嫉余之蛾蛾一作蛾眉兮謠詠謂余以

善淫蛾蠶所化也蛾眉眉如蛾也謠颺言詠讒

角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佞面避不

猶置也。面錯七故反。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周容，周旋從容也。度，猶態也。侘，鬱邑，一作悒。余侘僚兮，吾獨窮。

困乎此時也。侘僚，進退無所據之貌。心悒然鬱。

邑使余身侘僚，無所據者實困於時。使然悒，徒昆反。侘僚，勅駕反。僚，勅界反。寧溘死而

作一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溘，猶奄忽也。○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鷺鳥，鳥善擊者，不羣。

於衆鳥，鷺音至。何方圜之能同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亦物理不可同則。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

攘詬。尤，過我則忍之。詬，猶辱也。攘，猶卻也。人

同呼反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也伏猶安

自安於清白而死於忠直者固前聖所厚禮也今人亦言伏節死義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相道擯相先導之人也延引也佇止立也反退轉也

故以爲悔相息亮反道音導之回回一作迴朕車以

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回車復路步余馬於蘭

臯兮馳馳一作駢椒丘且焉止息臯澤旁岸也行息必依蘭椒不改其

度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八猶納也服事

也進諫不納以離罪尤退將脩吾初事製芰荷以爲衣兮集集一作

芙蓉以爲裳芰菱也荷芙蓉本一種葉曰芙蓉喻已愈脩美行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信猶實也高余冠之岌

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高貌陸離光耀也岌魚及反芳與澤

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虧一作虧雜飯曰糅己之才美雖雜

糅於小人唯昭然之質猶未虧損糅忍九反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

觀乎四荒四荒四方荒遠之處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

其彌章繽紛多貌章猶顯也續匹人反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脩脩一作循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豈一作非余心之可可一作何懲體解支裂之也○女嬃之嬋媛

嬋媛一作揮揆兮申申其詈詈一作罵余女嬃原姊也原姊聞原放逐來歸喻

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地曰秭歸秭亦姊也今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

廟嬋媛淑美貌申申重復也須音須嬋音曰竝

嬋媛音爰揮援亦音嬋爰博雅云牽引也曰魚一作鱧鱧一作鱣作鱣一作鱣倅直以亡亡一作方身兮終然殒殒一作天乎

羽一有之野鮪堯臣殛死羽山倅很也鮪汝何鮪縣竝通倅與倅同下頂反

博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倅節蕢葍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蕢蒺藜也葍王芻也葍桌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小人之

行原乃判然獨離去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說始銳反世竝舉而好朋兮夫

何煒煒一獨而不余聽煒苦也女須謂人皆好朋汝何煒苦獨處而不

聽我言皆渠營反煢煢

○依前聖以

以之一節中兮喟憑

作憑

一心而歷茲

節猶制也憑猶據也原聞女

節制其中喟然憑據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瞰詞

瞰一作陳詞一作辭沅水出漢零陵郡陽朔

山合洞庭俱入於江征行也重華謂舜也舜葬

九疑在蒼梧郡故原欲就而陳詞傷世人莫已

將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山海經云夏后上三

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已下今案尚書大禹謨

勸之以九歌則九歌禹時已有之原詞多用山

海經不專據尚書也夏康謂太康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乎家巷 巷一作居巷宮中道也尚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

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 其母以從作五子之歌難乃旦反 羿淫遊以佚

畋 畋一作田 兮又好射夫封狐國 國一作固 亂流其鮮 鮮一作

作 作田 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 澆一作冪 身被於 於一作服 強

圍兮縱欲 欲一作殺 而不可忍日康娛而 而一作

自忘兮厥首用夫 夫一作無 夫字真隕 左氏春秋傳晉魏絳對悼

公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亡案羿古善射之官此羿謂有

窮后羿也封大也好射大狐謂淫于原獸也浞

羿相也貪厥家謂因羿室也澆浞子也論語作

寡強圍強梁能圍止人者詩作強禦身被於強

圍謂多力也不忍不節忍也顛隕謂為少康所

誅也射食亦反浞仕角反澆五弔反禹音革

豷許器反斟之林反過古禾反杼直呂反夏

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常違常違背天后

辛之菹菹一作菹醢兮殷宗用而而一作之不長后辛紂

菜也醢肉醬也史記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

云醢鬼侯之女苑梅伯之骸用猶以也殷宗以

此遂絕不長久菹湯禹嚴嚴一作儼而祇敬兮周論

子余反醢呼改反湯禹嚴嚴一作儼而祇敬兮周論

道而莫差尚書臯陶謂禹曰日嚴祇敬六德成王作周官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莫

失也無差舉賢才一無而授能循一循循一繩墨而作脩

不頗頗一作陂頗猶偏皇天無私阿今覽民

作人德焉偏愛曰私徇私曰阿錯置輔佐也錯皇天唯覽觀民德置之輔佐之位

故反夫維聖哲以茂行今苟得用此下土美茂行

也苟猶庶幾也聖哲美行之人乃庶幾得用瞻

於下土為輔佐言非小人可濫進行下孟反瞻

前而顧後今相觀民民一人之計極仰視曰瞻旋

古也後謂今也相亦觀也相觀夫孰非義而可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義乃可用於世善乃陸余

身而危死一有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陸臨側欲

猶幾也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菹一作菹醢

鑿穿孔也柄刻木端以入鑿也正方直也喻不

量其君而以正道求進菹醢謂鬼侯梅伯之類

鑿音造會一作會歔歔余鬱邑邑一作兮哀朕時之

不當會語助歔歔短息也歔許搢搢一作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猶藏也納也蕙

茹藏之且自掩其涕猶霑襟浪浪○跪敷衽以

陳詞詞一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衽衣衽掩裳際

左右陳詞即上所陳於重華之詞也耿光也吾

駟玉虬作虬以乘一作乘驚驚一作翳兮溘埃風余上

征虬龍類無角玉虬色白如玉也驚鳳類山海經云驚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駟四馬駕車也

溘猶奄忽也征行也駕玉虬為駟乘驚為車溘然塵埃風氣之表上行於天皆託意虬蚪同渠

幽反乘與乘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同驚於兮反

作圍軔止車木也蒼梧舜葬處縣圃即元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

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鄴道元水經注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樊桐一

名板松二曰元圃元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云傾宮旋室懸圃閭風樊

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又云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

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云

崑崙有三角其一角正北上于北辰星之耀名
 閩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圖臺其一角正東
 名曰崑崙宮數說略不同蓋原不容於世陳詞
 重華因託神仙譎怪之說思得飛遊以適其意
 也軻音刃縣與元同樊音飯層音增欲少留此靈瑣瑣一作璫兮日忽
 忽其將暮靈瑣神仙所居之瑣門也瑣門刻鏤
 為瑣文漢舊儀黃門合日暮入對青
 瑣門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勿一作未迫羲和
 也山海經云東南海外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淮南子云爰止
 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崦嵫山名日所入也
 山海經云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
 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
 之汜節使人行於路所持也弭猶止也迫急也
 使羲和止節而勿急行
 崦嵫同音淹崦音茲

路曼曼曼一作漫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上下天地求索賢人與已合者

飲余馬於咸

池兮摠余轡乎扶桑

咸池星名晉天文志云咸池三星在天潢南扶桑日

所出也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日湯谷有扶木九

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郭璞注云扶木

扶桑也又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

似桑葉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

倚是為扶桑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

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飲於禁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反湯音陽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作須臾以

相羊

羊一作佯山海經云南海之內黑水之閒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

附西極此言折木拂日使不亟入則指謂灰野

之若木也逍遙自得貌相

羊翺翺貌相羊讀如字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飛廉使奔屬

淮南子云月御曰望舒亦曰織阿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先驅居

先而驅也奔屬奔而相連屬也屬協韻音注

鸞皇為余先

先一作前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山海經云女媧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

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案爾雅鷩鳳其雌皇此鸞皇亦鸞之雌也雷師雷神也鸞皇既誓戒前後驅從之神雷師主號令又告余未具言不苟動

吾令

令一作命

鳳鳥

鳥一作凰

飛騰兮

一字有繼之以

日夜

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曰鳳鳥見則天下大康寧既使鸞

皇先戒又使鳳鳥繼以日夜申誓戒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帥一作率

雲霓而來御

飄風回風也屯其相離言前後驅從之神屯然相離以次而來霓虹

也御迎也飄毗遙反屯徒昆
反霓與蜺同五稽反御音迓紛
紛總總其離合兮

斑一作班陸離其上下紛盛貌總總俱至之貌斑

或合或上或下言儀從之盛吾令帝閶開關兮倚闈闔而望

余帝閶帝所之闈人也闈人主以昏閉門闈闔始升天之門也淮南子云排闈闔淪天門使

帝所闈人開闈望已者自見其美盛也時曖曖其將罷罷一作疲兮結

幽蘭而一作以延佇曖曖日昏也將罷謂日昏暮人將罷散也已獨自結芳草

而延引佇立曖音愛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

罷讀如字作疲者非言已延佇躊躇者朝吾將濟於於一白

水兮登閶風而緜緜一作縹馬河圖云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

名爲河淮南子云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
閩風卽縣圃也縹繫也閩音浪縹綫同私列反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高丘指楚山也女喻賢臣

可配君者哀楚無賢臣將浮遊而求之溘溘一作盍吾遊此春宮兮折

瓊枝以繼佩溘猶奄忽也作盍者非春宮青帝之舍瓊枝瓊樹之枝折之以繼續

於己所佩蓋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詒一作貽詒遺也願及年德盛時相視在下之
女有可詒遺者喻賢人在下將持玉帛聘之與

俱事君詒與貽通相息亮反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處

作豐隆雲師也歸藏云豐隆筮雲氣妃之所在而告之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

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元賦云豐隆軒其雷霆
雲師騶以交集則以豐隆爲雷師與此不同處

妃處義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喻隱士

清潔人所難見察與乘同處音伏作宓者非軒

徒敢反難解佩纒以結言兮吾合蹇脩以為理

纒佩帶也結猶約也蹇脩未詳舊說伏羲氏之

臣理猶陳說也解佩結言於處妃乃合蹇脩陳

說之公羊春秋傳古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

者不盟結言而退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

其難遷絲也繡結礙也遷變也言隱士始雖相

從而來忽復結礙如緯之繡難以遷變繡音畫

一說緯當作散繡當作攄張揖博雅云散攄乖

刺也散音徽

攄呼麥反

夕歸次於窮石今朝濯髮乎洧盤

盤一作槃窮石山名左氏春秋傳后羿自鉏遷

於窮石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入流沙洧盤水

名禹大傳云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保厥美以

次而濯髮喻隱士遁世潔清不仕

保厥美以

保厥美以

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康安娛樂也雖信美而

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隱士信有美德而無事君之禮呼其徒來而違

之棄之更覽相覽相一作求覽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余乃下四極四方之極也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汭北至於祝栗謂

之四極許叔重引爾雅文以邠為汭西極之水也淮南子云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極之山

曰暑門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北極之山曰寒門邠汭同悲巾反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瑤美石次於玉偃蹇高貌以瑤為臺其高偃蹇然有

娥國名有娥之女謂帝嚳之妃簡狄也實生契為商始祖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云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淮南子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次女建疵娥

音嵩佚 與逸同 吾合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鳩毒鳥也廣志

云鳩大如鴉紫綠色食蝮蛇雄名暹日雌名陰 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喻使小人求賢士則

小人反謂賢者為不美 雄雄陸氏鳩之鳴逝兮而不官行鳩直禁反作鳩

余猶惡其佻巧雄鳩鳴也青黑色多聲鳴逝

為媒而余猶惡其佻輕巧詐鳩心猶豫而狐疑

與雄同佻吐凋反又吐了反 猶狐皆獸名猶如麋善登木

兮欲自適而不可聞人聲豫緣木人未至又下

復上狐性多疑至水良久乃渡故稱猶豫狐疑 尸子云五尺犬為猶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人不至又反迎候所以為豫一說猶豫皆未定 之辭老子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適 往也人既不足用 鳳皇既受詔詔一作詒兮恐高辛 欲自往而又不可

之先我詔命也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晚得

得簡狄喻賢士或為他國所用鳳皇為媒受命而往又慮帝嚳先我而

欲遠集集一作進而無所止兮聊浮

遊以逍遙鳳皇未有所止姑且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寒泥使

有虞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未家未有室家也少

康未有室家則二姚尚留可得而求也意喻賢

士如處妃不可得見其大賢如姒女理弱而媒

次賢如二姚當及其未用而求之

拙兮恐導言之不固弱猶不足也君不賢而欲

又拙鈍深恐導言世世一作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於賢者不能堅固

美美一作善而稱惡媒者既拙舉世又蔽人之美稱

人之惡反謂賢者為不賢惡協

韻宜鳥 閨中既一有邃遠兮哲王又不寤閨宮

路反 門也邃深也寤寐覺也閨中喻賢士所懷朕情

居之深遠吾君本哲王又不能覺寤 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一無與此終古已往為

為今焉能隱忍與此 閨世遂終為古哉 ○索蘘蘘一作瓊茅以筵筭兮

命靈氛為余占之蘘茅菑茅也爾雅蘘菑茅郭璞注云蘘菑一種花赤者為

蘘筵小折竹也楚人折竹以卜曰筵靈氛古善占氛氣者如周砥禋之類也以折竹卜先索取

蘘茅者蓋以藉歟索所格 反蘘音瓊筵音廷筭音專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脩而慕之靈氛謂兩賢必相合如原之賢 恩一

作思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唯一是其有女女喻賢士

思恩古字曰勉遠逝而無狐狐一無疑兮孰求美而釋

女女與何所獨無芳草草一作兮爾何懷乎故宇

芳草亦喻賢士世世一作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

余之中情中情一作善民民一作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幽昧眩曜暗中時一光也言

處暗昧時一光耀皆莫我知矣然凡民好惡不

衆同容有與我合者唯此小人相為朋黨獨異於

戶服艾以盈要要一作兮謂幽蘭其其一作

不可佩艾白蒿今灸病者服猶佩也戶服家家

覽覽一無察草草一作木其猶猶一作未得兮豈逞美

之能當理美王也相王書云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不察草木况得美玉豈能當

之艸古草字理音呈蘇糞壤呂一作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

芳取薪曰樵取草曰蘇幃單帳也一說幃與禕同許歸反今香囊也呂古以字○欲

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兮懷椒糝而要之尚書序伊陟贊于巫咸馬融云名咸殷之巫也又山海經

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

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原詞

多譎怪不專據尚書也糝精米置百神翳其備

椒取其芬香以禮神糝先與反

降兮九疑疑一作疑續其竝迎翳蔽也蔽日而來降也九疑九疑山之神

也九疑山在蒼梧零陵間有九峯形相似故皇名九疑舜所葬也時原南征在其地續多貌

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皇美稱剡剡光

曰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

榘一作矩

矱

矱一作矱

之所同

法榘

矱度也巫咸使原上下天地求法度同於己者榘音矩矱矱同音矱

湯禹儼

儼一作儼

而求合兮

告繇一作皐陶

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

脩兮

一無又字

何必用夫行媒

摯伊尹名湯臣告繇禹臣調猶同也

湯禹儼然於上求其配合則伊尹告繇能與同心苟其君中情誠好美脩潔何必行媒乃得賢

士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傅巖地名在虞虢之

閒築築土也尚書說命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而得舉

呂望太公望也太公名望姜姓從其封為呂氏或云名尚太公望號也在殷紂

時屠於朝歌鼓刀猶鳴刀甯戚之謳歌兮齊桓也文王出田載之與歸

聞以該輔該備也該輔備輔佐也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

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

日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及年歲之傳說呂望甯戚皆臣得君亦不以煤

未晏兮時亦猶其其一未央晏暮也未央年尚壯也央中也未央

謂其時未過恐鶉鶉一作鶉鳩鳩一作鳩之先鳴兮一作鶉

使夫夫一無百草為為一無之不芳鶉鳩一名買鶴一名杜鵑常以

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慮物變而時逝鶉何瓊鶉皆音提鳩鳩皆音決又音桂鶉音詭

佩佩一之偃蹇兮眾夔然而蔽之偃蹇高長貌

惟此黨人之不諒諒一作亮兮恐嫉妒而折之諒信也

人不相信恐嫉妒汝而折挫汝時繽紛其其一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時既變易則當去之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茅喻昔君子今更為小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蕭一無也字蕭香艾也蒿也艾白蒿也豈其有他故兮莫

好脩之害也一無也字好脩好美脩潔之人謂賢者也小人豈有他故而不為賢

者之害言必害也凡此皆原設○余以蘭為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蘭喻所收賢才也原初以蘭為可恃今乃無實苟容

長大終不足恃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委猶棄也

委棄其美以從流俗苟且得椒專佞以慢慢一作謾

列平衆賢之中蓋似賢而非陸氏作媢媢一作媢悒悒一作悒兮兮楛楛又欲充夫夫一作夫佩佩璋璋璋璋悒悒亦亦

慢也慢也楛楛似似茱萸而實赤赤小璋小璋佩佩囊也囊也椒椒楛楛亦亦香

物皆喻所收賢才也也或專用佞柔慢悒悒其君或

欲充人佩囊親比其君悒悒他他既既干進而而務務

八兮又何芳之能祇祇敬也敬也意在求進雖有固

時俗之從流從流一作流兮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

其若茲兮又况揭揭一作揭車與江離離一作離惟茲佩

之一之一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茲委棄厥美謂不

見用也見用也歷歷茲茲芳菲菲而而難虧兮難虧芬芬一一又有

至今猶未沫

沫微晦也易日中見沫沫音昧

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

調度猶程式也和適中也求女前所求處妃媵女二姚也調徒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壯猶盛也觀乎上下

皆指前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

行因巫咸言知靈氛吉占遂將從之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麋

以為糧

羞進獻可食之物也麋屑也糧糧也博雅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

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庶音縻縻音張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為車

瑤美石象象齒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

疏

離去其君何能使人盡同於我但我將遠逝求以自疏於君耳

邈吾道夫崑

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遵行不進貌崙崙山名尚

河出崙崙虛色白漢書張騫傳贊引禹本紀云崙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

桑欽水經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山

海經云崙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

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原詞不專據尚書也揚雲霓之晻藹藹一作

陸氏兮鳴玉鸞之啾啾霓虹也晻藹蔽翳貌鸞作濫

車則鸞在鑣玉鸞以玉為之啾啾鸞朝發軔於磬也晻鳥感反藹濫竇於蓋反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析木也爾雅析木謂之津又云箕斗之閒

漢津也西極天之西也淮南子鳳皇紛紛一作翼其

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畫交龍為旂翼翼在旂兩傍輔翼之也

忽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流沙沙流如水尚書禹貢導弱

水餘波入于流沙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

出其西南陬穆天子傳云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云黃帝遊乎赤水之比登乎崑崙

之巨與讀如豫容與雍容暇豫也

麾蛟龍使津梁兮詔西皇使

涉子

麾舉手使去也蛟亦龍屬無角梁橋也津四海之津西皇少皞也予與余同

路

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待一作侍騰上奔也奔騰衆車

使徑至西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

山名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

因名之西北不周風所自出也自流屯余車其

沙赤水至西海路由不周山而左轉

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屯聚也韓魏謂車輪為

駕八龍之婉婉作婉婉一兮載雲旗之委蛇一作

透迤一作委移婉婉曲折貌委蛇委曲自得貌

載載旗於車也婉於阮反婉於元反委音威蛇

音聊一無抑志而弭節弭節一作自弭兮邁邁一作高地

地一之邈邈邁疾行也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假一作

日以媮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舜禹樂也假借

樂媮陟一無陞陞二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音俞陟陟字陞作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鄉也登至大光明之處乃忽下視楚國噉許宜

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貌顧而不

行蓋不亂曰治亂曰亂賦末有亂已矣哉無

國無人一有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居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從彭咸所

從古人於地下耳舊說謂彭咸投江原沈汨淵

為從咸所居案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

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也右離

騷賦凡十四節三百七十三句蓋古詩有節有

章賦有節無章今約離騷一篇大節十有四其

一高陽二十四句其二三后二十四句其三滋

其十三將行三十六句其十四亂五句
而大節之中或有小節學者當自得之

離騷卷終